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冊 架 函 號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61
冊數 20 (1)
函號 300 92

300-92





序

班史藝文志列農書為

諸家之一後世因之隋

唐所收僅十有九家宋



淺草文庫



中興書演至六十四家
鄭漁仲博精載籍其所
裒乃僅得十二部四十
七卷內最著者如漢議
郎汜勝之書三卷後魏
賈思勰齊民要術十卷
又有李淳風續賈書若
千卷李書當時已湮沒

而賈氏所傳在宋遂爲
祕本非勸農使者不得
受賜民間傳寫紕陋特
贗本耳而賈元道農經
王珉要術及何亮本書
流行最廣下迨禾譜耕
織圖併花木竹藥諸譜
各隨好事之手以闢新

領異合之則皆農家言
也今爲末作竒巧者一
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
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
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
作則田荒國貧之患誰
實受之故凡農者月不
足而歲有餘者也語亦

有之農之氣杲乎如登
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
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
於已是故此氣也不可
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
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
非舉八政四術之要以
安集而招徠之則民腹

嘗餒民情嘗迫而尚可
諭以仁義懾以刑威乎
且人所以惡雀鼠者謂
其有攘竊之行雀鼠所
以疑人者謂其懷盜賊
之心上以食而辱下下
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
惡下下不得不欺上各

有所切也則何不舉其
平日所切而豫爲訓之
戒之且圖之策之是以
無逸首陳艱難而王制
急先儲蓄思文率育則
上配昊穹分地用天則
敦立人極下至霸國之
佐盡力之教莫不辨纊

堊沙堀之形討蚰蛆狼
穗之實故曰智如禹湯
不如嘗耕聖如宣尼不
如農圃夫有所用之也
國家當經綸之始首重民
事以農桑責諸郡邑以
屯種責之衛所合文武
氓兵而總圉於滋源固

本之內此王業所繇寢
昌也

高皇帝有志復井田之舊
其於驗丁限畝酌古准
今旣嚴禁拋荒又深惡
侵占而於郡國水利設
有專官誠見陂塘池堰
無可蓄之利則溝遂疆

理無可劃之防水利不
興而欲挈農政之要領
此必不得之術也江南
千古稱爲樂國不第廣
川大澤畫斷戎馬卽有
鯨鯢封豕無所縱其馳
驅至於物產所宜稅賦
所出地無不耕之土而

農無不貢之毛假令惠
綏拊循利濟率作猶可
息其疲轍而責以重擔
今如病庭之人日行百
里巾箱囊篋喘汗臨深
而猶鞭叱不令稍止噫
亦危矣余前刻有水利
全書所謂急則治標因

病立劑者今又得徐少
保農政全帙所謂緩則
治本懸方救病者也雲
間陳臥子以彌綸巨手
羽翼經術博綜羣雅而
尤留心於經濟之書是
帙則其手加闡潤提要
鉤玄農扈之言纖悉備

具余同年方君守松扶
衰起敝治以驗方欲公
之同志謀梓之於余余
讀之而輾然喜僭爲叙
數言以付剗刷氏典型
具在亦唯漁陽蒲亭愛
民之長實實舉行之耳
豈僅列籤插軸誇爲百

家之一而已哉

時

崇禎己卯歲仲秋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

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

國維書於蘇署之待旦

堂



序

平天下章言人言土言農也生衆四句其孔夫子之農書乎得乎丘民而爲天

子丘民農也不違農時章
易其田疇章其孟夫子之
農書乎周禮及漢唐宋諸
儒所著論煩簡不一其兩
夫子農書之疏解乎農者
王業之根本也爲

天子之命吏而農書未之讀
惡在其爲愛養元元也卽

所爲讀大學讀孟子者安
在也亦知今之農視昔有

同乎

國初人民稀少又無處不屯

所以穀值恒平上下饒樂
今生齒且百倍矣地日以
蕪夫日以遊而亦止仰食
於農金賤穀貴舉火之家

日兼三日之用間左安得
不貧度支安得不匱而且
今日議生生則取之農耳
明日議節節究亦取之農
耳加權稅加捐助究亦加
之農耳豳風陳詩使人主
知稼穡艱難而詎知今日
之農更有此不可計數之

艱難也哉以天下之大時
事之棘一農夫支撐之忍
弗與之究心農書也間從
臥子先生處得徐文定公
所輯數十卷自夫溝封景
候器物皆可伸指知寸舒
掌知尺既悉其事復列其
圖農之爲道凡既備矣蠶

桑以勤女紅六畜以供祭
祀羞耆老皆農之所有事
也故次之水毀木饑火旱
天行何常故常平社倉之
制蹲鴟蒲蛤之屬以備荒
政終焉公昔嘗小試之三
輔現有成績倣而準之庶
幾天下無石田穰凶無艱

食斯亦上下兩利之道也
已是以大中丞張公保釐
南土適見此書大加會賞
亟命梓之所以率羣吏以
惠黔首奉承

天子德意至渥也予不佞
亦得遵弘訓而觀成事焉
嗟乎治亂無象農之獲安

於農與否是卽其象彼罹
兵罹寇者以死亾轉徙夫
先疇而不獲安幸而免此
又以勦餉練餉急罹兵罹
寇者之患而岌岌乎不獲
安愛養元元者其務所以
安之哉

松江府知府襄西方岳

貢題於雲間公署



農政全書總目

卷之一

農本

經史典故

諸家雜論上

卷之二

農本

諸家雜論下

卷之三

農本

農政全書

總目

平露堂

國朝重農考

卷之四

田制

井田考

卷之五

田制

田制篇

卷之六

農事

管治上

卷之七

農事

管治下

卷之八

農事

開墾上

卷之九

農事

開墾下

卷之十

農事

授時 總論

春 夏 秋 冬

卷之十一

農事

占候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風 虹 雪 龍
雨 雷 山 魚
雲 日 地 雜
霧 月 水 水 飛
星 霞 霏 禽 走

卷之十二

水利

總論

西北水利

卷之十三

水利

東南水利上

卷之十四

水利

東南水利中

卷之十五

水利

東南水利下

卷之十六

水利

水利策

浙江 滇南

水利疏

卷之十七

水利

灌溉圖譜

卷之十八

水利

利用圖譜

卷之十九

水利

太西水法上

卷之二十

水利

農政全書

總目

四

平糶堂

太西水法下

卷之二十一

農器

圖譜一

卷之二十二

農器

圖譜二

卷之二十三

農器

圖譜三

卷之二十四

農器

圖譜四

卷之二十五

樹藝

穀部上

穀名攷

梁

黍

梁林

稷

葛林

稻

稗附

卷之二十六

樹藝

佛手柑 金橘 金豆 桑椹
木瓜 檀子 檳榔 椴棹
山楂 甘蔗

卷之三十一

蠶桑

總論

養蠶法

卷之三十二

蠶桑

栽桑法

卷之三十三

蠶桑

蠶事圖譜

卷之三十四

蠶桑

桑事圖譜

織紙圖譜

卷之三十五

蠶桑廣類

木棉

卷之三十六

農政全書
總目
牧養

六畜
雜附○馬 驢 牛 羊 豬 狗
貓 鶩 鴨 雞 魚 蜜蜂

卷之四十二

製造

食物 雜附

卷之四十三

荒政

備荒總論

備荒考上

卷之四十四

荒政

備荒考中

卷之四十五

荒政

備荒考下

卷之四十六

荒政

救荒本草一

草部○葉可食三十四種

卷之四十七

荒政

救荒本草二

草部○葉可食三十二種

卷之四十八

荒政

救荒本草三

草部○葉可食三十一種

卷之四十九

荒政

救荒本草四

草部○葉可食三十六種

卷之五十

荒政

救荒本草五

草部○葉可食二十六種

卷之五十一

荒政

救荒本草六

草部○根可食二十四種

卷之五十二

荒政

救荒本草七

草部○實可食二十種
實皆可食十二種
葉及

卷之五十三

荒政

救荒本草八

草部○根葉可食二十三種
莖可食三種 笋及食皆可食

一種

卷之五十四

荒政

救荒本草九

木部○葉可食四十一種

卷之五十五

荒政

救荒本草十

木部○實可食二十種

卷之五十六

荒政

救荒本草十一

木部○葉及實皆可食八種
花可食五種 花葉皆可

食一種 槐樹芽 花葉實皆可食二種
葉皮及實皆可食二種 笋可食一種

卷之五十七

荒政

救荒本草十二

米穀部○實可食二十種

卷之五十八

荒政

救荒本草十三

果部○實可食十四種 葉及實皆可食五種 根可食

二種 根及實皆可食三十七種 菜部○葉可食十四種

卷之五十九

荒政

救荒本草十四

菜部○葉可食十九種 根及實皆可食五種 根及實皆可食一種

卷之六十

荒政

野菜譜六十種

目錄

凡例

古之聖人疇不重農政哉垂於詩書者
彰彰也然其文煩其旨約故經典之言
著其尤要者以明所始
漢書藝文志載農家者流其書多不傳
今所採全篇者惟管子呂覽其單辭雜
說諸子百家皆有之如汜勝之之流最

多然散見於諸書不備論後之彙其全
者則後魏賈勰齊民要術也宋元以後
爲農書者孟祺苗好謙暢師文王禎之
流也

國朝爲種藝之書者俞貞木黃省曾之屬
也外若馮應京月令廣義雖紀歲時李
時珍本草綱目雖爲醫藥而取材甚博
故多採擇焉

夫金銀錢幣所以衡財也而不可爲財
方今之患在於日求金錢而不勤五穀
宜其貧也益甚此不識本末之故也

三祖

列宗明農知依著於功令者煌煌爾莫詳於
馮慕岡先生重農考故全載之

井田之制不可行於今然川遂溝澮則
萬古不易也今西北之多荒蕪者患正
坐此故玄扈先生作井田考著古制以
明今用

內則關陝襄鄧許洛齊魯外則朔方五
原雲代遼西皆耕地也棄而蕪之專仰
輸輓國何得不重困與語開墾播植之
事則疑駭而弗信不知古者列國之時
何以自立豈皆倚糴於隣境耶

國家設官多兼領營田屯田之職撫道皆
載

勅書今則掛壁耳然愚以爲當專責之賢
守令古之修厥績者史不勝書今列林
侍御諸葛令及玄扈先生之論以其近

而切也

管子曰不知四時乃失治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夫氣序占測豈必季冬所頒疇人所習哉農師耕父能言之矣故載其易通而驗者

水利者農之本也無水則無田矣水利莫急於西北以其久廢也西北莫先於

京東以其事易興而近於郊畿也其議始於元虞集而徐孺東先生潞水客談備矣玄扈先生嘗試於天津三年大獲其利會有尼之者而止此已然之成効也謀國者其舉而措之

或曰鄭國於關中史起於鄴李冰於蜀召信臣於南陽宇內之可興水利者多

凡例
矣何獨於京東曰曷能盡哉此可類推也
也因時勢察土宜弗棄利弗鑿空是在
良有司耳

東南水利莫重於震澤三江張大中丞
三吳水利全書詳矣茲其大略焉附以
越東滇南則溪澗陂池之制可推也

灌溉之有圖也江河溪澗塘灤井櫃之
異其用焉利用之有圖也因勢制器各
極巧焉是不可以言詳也雖機而撲矣
奚必抱甕而掇掇哉

泰西之學輸墨遜其巧矣水法數卷採
其有裨於農者其文則駸駸乎攷工之
亞哉豈曰禮失而求諸夷

易曰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後

月例
五
世代以增制其用日備夫耕耘之物刈
獲之具田夫野稚能辨之而薦紳大夫
有見而不能名者矣故濂王禎所圖稍
刪其繁使覽之者惕然稼穡之艱難焉
然禎元之魯人也或有北拙而南巧古
繁而今簡者未敢妄增以俟博雅
穀以百者所以別地宜防水旱也今北

多黍稷南僅稌稻乖備種之義矣
蔬菰所以助饗殮禦凶饑也五果所以
備籩豆輔時氣也故次百穀

夫一女不織必有受其寒者樹墻下以
桑周制也民田五畝栽桑半畝

高皇帝令甲也今栽桑最盛者惟稱湖閩欲
以供天下之織安得不空杼軸乎蠶事

載圖者欲廣其事且使內子命婦之屬
皆知勤於其業也

古之爲布麻苧之屬耳皆疎薄不堪禦
寒今之木棉其用溥矣尤莫盛於吾鄉
其所以供重賦執煩役者率賴于此故
玄扈先生所著農遺雜疏首詳之今並
採焉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毓
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蓋或勤樹
藝之功或收自然之利百姓之所給也
工師之所化也器用物采之所自出也
安可以忽諸
畜牧者大以修兵農而極富強小以養
老疾而備讌享帝舜有益之命魯頌有

川
例
七
鬪之篇周禮有圉人較人之屬是可見也下至蟲魚苟利資用靡弗及焉製造食物器用者齊民要術所記也採其切於農事者一卷其濃興而淫奇者雖典如內則侈如食經巧於工垂神于歐冶非野人之所知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說詳矣以愚計之預弭爲上有備爲中賑濟爲下預弭者濬河築堤寬民力祛民害也有備者尚蓄積禁奢侈設常平通商賈也賑濟者給米煮糜計戶而救之苟非綜密有法不煩不遺民之死者過半矣此編凡

本朝詔令前賢經畫條目詳貫所以重民

命而遏亂萌也

饑饉之歲凡木葉草實皆可以濟農民之能通其性味辨其形質者鮮矣

周藩憲王有救荒本草一書既著其說復圖其狀仁哉其用心乎但所載皆河洛秦晉之產南方草木多所未備後之君子其以所知而補焉

徐文定公忠亮匪躬之節開物成務之姿海內具瞻久矣其生平所學博究天人而皆至於實用至於農事尤所用心蓋以爲生民率育之源國家富強之本故嘗躬執耒耜之器親嘗草木之味隨時採集兼之訪問綴而成書往公以大宗伯掌詹子龍謁之

都下問當世之務時秦盜初起公曰自今
以往國所患者貧而盜未易平也中原
之民不耕久矣不耕之民易與爲非難
與爲善因言所緝農書若已不能行其
言當俟之知者後三年公薨又二年子
龍於公次孫爾爵得農書而錄焉偶以
呈大中丞張公公以爲經國之書也亟
以示郡大夫方公公亦大喜共謀梓之
嗚呼食爲民天雖百世不易也有輔世
之責者豈徒託諸空言而已哉
文定所集雜採衆家兼出獨見有得卽
書非有條貫故有略而未詳者有重複
而未及刪定者初中丞公屬子龍以潤
飾也自愧不敏則以友人謝茂才廷楨

張茂才密皆博雅多識使任旁搜覆較
之役而子龍總其大端遂燦然成書矣
大約刪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其評點
俱仍舊觀恐有深意不敢臆易也中丞
公與大夫公所以闡揚前哲加惠元元
之意庶幾無負乎外若相與商榷者李
孝廉待問徐太學孚遠宋孝廉徵璧徐
太學鳳彩也較訂者文定之甥陳貢士
于階暨其長嗣廕君驥諸孫爾覺爾爵
爾斗爾默爾路也

華亭陳子龍漫記

農政全書卷之一

特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定上海徐光啓纂輯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陽張國維鑒定

直隸松江府知府穀城方岳員同鑒

農本

經史典故

神農氏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爲耜採木爲耒耒耨
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白虎通云。古之
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用天之時。分地之利。制

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典語云。神農嘗草別穀。烝民粒食。後世至今賴之。農丈人一星。在斗西南。老農主稼穡也。其占與糠畧同。與箕宿邊杵星相近。蓋人事作乎下。天象應乎上。農星其始始於此也。后稷名曰棄。棄爲兒時。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植麻麥。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帝堯聞之。舉爲農師。帝舜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詩曰。思文后稷。克配上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帝命率育。奄有下國。俾民稼穡。豳風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蓋周家以農事開國。實祖於后稷。所謂配天社而祭者。皆後世仰其功德。尊之之禮。實萬世不廢之典也。嘗聞古之耕者。用耒耜。以二耜爲耦而耕。皆人力也。至春秋之間。始有牛耕。用犁。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是也。嘗考之牛之有星。在二十八宿丑位。其來著矣。謂牛生於丑。宜以是月至祭牛宿。及令各加蔬豆養牛。以備春耕。漢食貨志。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耦。

藝文志農九家百四十一篇。農家者流。蓋出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

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玄扈先生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此言食也。爲

之者疾。用之者舒。此言貨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禮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

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

民無菜色

孝經庶人章。用天之道。

春則耕種。夏則芸苗。秋則穫刈。冬則入廩。

分地之

利。分別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

謹身節用。

身恭謹則遠恥辱。以用節省則免饑寒。

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周制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

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

還廬

樹桑。菜茹有畦。瓜匏果蓏。殖於疆場。鷄豚狗彘。毋失

其時。女脩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入

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

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服虔曰。一月之中。又

半為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凡四十五日。習俗也。

管子民無所游。食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玄扈先生曰。有所游。食必不農。今世是也。

管仲相齊。與俗同好惡。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莊子長梧封人曰。昔子為禾稼而鹵莽種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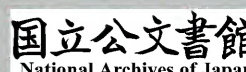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叁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

勤謹。則晦益三升。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晦加三斗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

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

汜勝之書。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汜扶嚴反。水名。又姓。出燉煌。濟北二望。本姓几氏。避地於汜水。因改焉。

史記太史公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



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

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故曰陸地牧馬。

二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疋。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

為千足羊，澤中千足彘。韋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

曰魚以斤兩為計也。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

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

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

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干畝，卮茜。

徐廣曰卮音支，鮮支也。茜音債。一名紅藍，其花染緇赤黃也。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

畦猶壟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漢文帝時，賈誼說上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

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

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

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

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

之人，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張堪拜漁陽太守，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

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王符曰：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

仇覽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豚有數，農事旣畢，乃令子弟羣居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振恤窮寡，期年稱大化。

唐張全義爲河南尹，經黃巢之亂，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居民不滿百戶，四境俱無耕者。全義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

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衆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戶皆有蓄積，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李襲譽嘗謂子孫曰：吾負京有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能勤此，無資於人矣。

諸家雜論上

管子曰：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後而手實，其木宜旣菴與杜松，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身，呼音中角，赤壚歷強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堂無宜也，唯宜黍稷也，宜縣澤，行齋同墻落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廡，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樺，擾桑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萑藿，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

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荦薺。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一作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至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八七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勢山十

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青商不可得泉。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其木乃櫛。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蕝。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其草兢與蕃。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菑與萑。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木。葉下於欒。欒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於萑。萑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爲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黑。或黃。或白。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朋。剛而不齧。不濘。車輪不汗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

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墮，在衍，其陰其陽，盡宜
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檠其桑，其柘其櫟，其槐
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
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鼈、楮、檀。五臭生之：薜荔、
白芷、蘘蕪、椒、連。五臭所校，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
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湛而
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
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之物，各有
異則。五沃之狀，剽忒、橐土、蟲易、全處、忒剽、不白、下乃
以澤。其種大苗、細苗、麴莖、黑秀、箭長。五沃之土，若在
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阪、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群
木：桐柞、扶櫨、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
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
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又之楂、梨。其陽則安樹之。
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
以美。其細者，如萑如蒸，欲有與名。大者不類，小者處
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五臭疇生：蓮、與蘘蕪、橐本、白
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

有疥騷終無疥醒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無
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
物五色雜色各有異章五位之扶不壩不灰青恣以
落及其種大葦無細葦無極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
岡在陵在墮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檣檀其
山之淺有籠與斥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其桑其松其
杞其茸種木胥容榆桃柳棟羣藥安生姜與桔梗小
辛大蒙其山之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
山之傍有彼黃茁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
田民歎其林其漉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
獸安施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
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
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落青怵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欄
葛極莖黃秀志目其葉若苑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
以十分之二是謂蕙土蕙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
芬然若澤若屯土其種太水腸細水腸極莖黃秀以
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
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

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隱忍葉如藿葉以長狐茸
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
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
五忒五忒之狀廩焉如墜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
種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細粟如麻蓄殖果木不若三
土以十分之三忒土之次曰五纒五纒之狀強力剛
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莖葉如扶種其粟大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纒土之次曰五墜五墜之
狀芬焉若糠以肥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墜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

狀華然如芬以脹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秀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
狀粟焉如屑塵厲其種大蕘細蕘白莖青秀以蔓蓄
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壩五
壩之狀累然如僕累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
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
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
種大華細華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弘五弘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壻其種鴈。膳黑實。朱跗黃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蔽五蔽之狀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蔽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脆。其種陵稻黑。鶩馬夫。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也。故粟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出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鎔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

呂覽曰

玄扈先生曰古農家之書甚多于今罕傳呂相所集諸篇概有所本亦可觀見一二矣

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
穫。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
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耰。據之容手。此之謂
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我。疏穢而
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疆。如此者不
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矩而芳。奪秬米而不
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闊而青零。多糝而不
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春
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
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
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
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
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
穗。多糝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
糝。庭辟米不得恃定熟。印天而歿。得時之麻。必芒以
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泉以均。後熟多榮。日
夜分復生。如此者不墜。得時之菽。長而短足。其美二
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搏。

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英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莖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穉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蛔蛆。先時者暑雨未至。朋動蛔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獻智。四衛變彊。疢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審時

篇

后稷曰。子能以室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咧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

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耨。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蟻。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耨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耑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葛始生。葛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管。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郊之。民既郊。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種禾不為種。種重禾不為重。是以粟少而

失功

任地篇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耨。爲其唯厚而及。鍤者蒞之。堅者耕之。澤其耨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耨小畝。爲青魚肚。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旣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彫。熟則修。一時而五六歿。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歿。虛稼先歿。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稼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耨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耨也。必務其培。其耨也。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者其生也。必堅。是

以晦廣以平則不蓉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夫中央。帥爲洽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歿。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瘠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瘠而專居則多歿。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歿。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

使農事得

辨土篇

亢倉子曰。人捨本事末。則不一。今不一。今則不可守。不可戰。人捨本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業。農業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邊境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

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歿其處無二慮。是天下爲一心矣。天下一心。軒轅凡遠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受日。埒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也。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穰。耘之容手。是謂耕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龔。敘之以土功。是謂大鹵。凡稼蚤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歿而獲。歿天發時。地產財。不與人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追時而作。遇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

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夫耨必以
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慎
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
有餘。畎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
咸生立。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
通其中。疏為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
之。則疏。是地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事之傷
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與
扶。三以爲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歿。是

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
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疎。樹瘠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
扶疎則多粃。瘠而專居則多歿。不知耨者。去其兄而
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稼多歿。得
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園粟而薄糠。米飴而香。舂之易
而食之強。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粃。而青蘆。
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團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
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失時
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蓄歿。得時之麻。疏節而色

陽堅泉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必長以蔓。浮葉虛本。疎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爲行。薄翼而藪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附腫多病。弱苗而莢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凶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天溫涼時適。則人無病疾。人無病疾。是疫癘不行。疫

行。成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

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農道篇

論曰。玄扈先生曰。善不刑無過。詩云。匪風夫。子告須之辭。亦猶孟子不欲並耕之意耳。

樊遲學稼。學圃。夫子固以須無志於大而鄙之。然夫子所謂不如老農圃。則是真實之辭。古者人各有一業。一事一物。皆有傳授。問樂必須夔。問刑必須臯。農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麥。秬秠靡芑。各有土地之宜。方苞種褒。發秀穎粟。各有前後之序。本末源流。特稟見於生民。七月。周禮。欽職事曰。稼穡樹藝。及任農以

耕事任圃以樹事是各有職老農老圃蓋習聞其故
家遺俗窮耕直之理者也此許行所以學農家今以
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梗槩管子地員一篇
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詳悉亢倉子說農道大有意
義稼容足耨容穰耘容手謂之耕道人耨以旱使地
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而殖於堅其種勿使數亦無
使跡疎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畝欲深而端畝
欲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長
強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
相其熟也欲相扶其耨也長其兒而去其弟樹肥無
扶疎樹燒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疎則多糶燒而
專居則多死其說不黍稻麻菽麥得時失時尤詳且
悉與呂氏春秋大槩畧同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
燒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
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
十四篇趙氏五篇汜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葵葵一
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鄙
須遂謂無此學也

賈思勰齊民要術敘曰蓋神農爲耒耜以利天下堯
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爲政首禹制土田萬
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管
子曰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倉廩
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
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飢蓋言勤力可以不貧謹身
可以避阨故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利之藝國以富
強秦孝公用商君君急耕戰之賞傾奪鄰國而雉諸侯
淮南子曰聖人不恥身之賤也愧道之不行也不憂
命之長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爲治水以身解於
滄野之河湯由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祭神農憔悴
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
姓亦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勤思慮
不用而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故田者不彊困倉不
盈將相不彊功烈不成仲長子曰天爲之時而我不
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
田終之簞簋惰者釜之勤者鍾之矧夫不爲而尚乎
食也哉譙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苟

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或不凍不饑者、非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體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得以有民。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裋褐、饑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食裋褐之惡者、物時有所急也。誠哉言乎、神農倉頡、聖人者也。其於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蔡倫立意造紙、豈方縑牘之煩、且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諺曰、智如禹湯、不如常耕。是以樊遲請學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農。然則聖賢之智、猶有所未達、而况於凡庸者乎。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牯、乃畜牛。

羊子息萬計，尤真廬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燉煌不曉作耬犁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傭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女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貲，茨充爲桂陽令，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臬頭貯衣，民情窳，少麤履，足多割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苧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溫暖，今江南知織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臬，而俗不知績，織氏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爲作紡績織經之具，以教民得免寒苦，黃霸爲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鰥寡孤獨，有歿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豚子可以爲祭，吏往皆如言，龔遂爲渤海，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三畝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

如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趣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
果實菱芡。吏民皆富實。召信臣爲南陽。好爲民興利。
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
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
以廣溉灌。民得其利。畜積有餘。禁止嫁娶送終奢靡。
務出於儉約。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親愛。信臣號
曰召父。童恢爲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雞四頭。以供
祭祀。買棺木。顏裴爲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
以閒月取材。使得轉相告戒。教匠作車。又課民無
者。令畜豬。投賣時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
間。家丁車大牛。整頓豐足。王丹家累千金。好施與。周
人之急。每歲時後。察其強力收多者。輒歷載酒肴。從
而勞之。便於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肴而
去。其惰者。獨不見勞。各自恥不能致丹。其後無不力
田者。聚落以致殷富。杜畿爲河東。課勸耕桑。民畜牸
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家家豐實。此等豈好爲
頓擾而輕費損哉。蓋以庸人之性。率之則自力。縱之
則惰窳耳。故仲長子曰。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鼈

農政全書 卷之一 三十一
之堀。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蓋食魚鼈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瘠之勢可知。又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施落不完。垣墻不牢。掃除不淨。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親蠶。况夫田父而懷窳惰乎。李衡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樹。臨卒。勅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足用矣。吳末柑橘成。歲得絹數千疋。恒稱太史公所謂江陵千橘。橘與千戶侯等者也。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此種殖之不可已也。玄扈先生曰。余勸人種樹。或曰不能待。何法而可。余曰。不能待。爲速種。可。諺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此之謂也。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矣。安敢妄用哉。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然則家猶國。國猶家。是以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其義一也。夫財貨之生。旣艱難矣。用之又無節。凡

農政全書 卷之十一
人之性好懶惰矣。率之又。不篤。加以政令失所。水旱
爲災。一穀不登。皆腐相繼。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嗟
乎。且饑者有過甚之願。渴者有兼量之情。旣飽而後
輕食。旣煖而後輕衣。或由年穀豐穰。而忽於蓄積。或
由布帛優贍。而輕於施與。窮窘之來。所由有漸。故管
子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而用有餘。天
非獨爲湯雨菽粟也。蓋言用之以節。仲長子曰。鮑魚
之肆。不自以氣爲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爲異。生習
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異蓼
中之蟲。而不知藍之甘乎。今采拓經傳。爰及歌謠。詢
之老成。驗之行事。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業。靡
不畢書。號曰齊民要術。其有五穀果蔬。非中國所植
者。存其名目而已。種植之法。蓋無聞焉。捨本逐末。賢
哲所非。日富歲貧。饑寒之漸。故商賈之事。闕而不錄。
花草之流。可以悅目。徒有春花。而無秋實。匹諸浮僞。
蓋不足存。鄙意曉示家童。未敢聞之。有識。故丁寧周
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辭。覽者無或嗤焉。
齊民要術云。淮南子曰。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

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不能使水西流，后稷闢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而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食者民之本，民者國之本，國者君之本，是故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殖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蓄

穀食曰食冬伐薪蒸，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

故無轉屍，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四海雲至

也之月，蝦蟇鳴，燕降，而通路除道矣。燕降陰降百泉，則

修橋梁。陰降百泉昏張中，則務種穀。一月昏張星中於南方朱鳥之宿

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昏虛中，即種宿麥。虛昏中昂

星中，則收斂蓄積，伐薪木。昂星西方白虎之宿所以

應時修備，富國利民。霜降而樹穀，水泮而求穫，欲得

食則難矣。又曰：爲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於

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言不奪民之農要時勿奪時之本，

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止貪欲節欲之本在於

反性。反其所受於天之所性也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

而清其流者也。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

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難得而易失也。故禹之趨時也，

履遺而不納，冠挂而不顧，非其爭先也，而爭其得時

也。揚泉物理論曰：種作曰稼，收斂曰穡。稼欲熟，穡欲

速。此良農之務也。漢書食貨志曰：種穀必雜五種以

備災害。師古曰：歲田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田中不得有

樹。桓公問於管子曰：饑寒室屋漏而不

垣墻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沐塗樹之枝，公

令左右沐塗樹之枝，其年民被布帛，治岸築垣，公問

此何故？管子對曰：齊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

下，以其不稍也。衆鳥居其上，下壯者挾丸操彈，居其

之枝，日方中無尺陰，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產，丁壯

歸而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

桑菜茹有畦，還繞也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雞豚狗彘，毋

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攜，冬民既入，婦

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

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

農本

而合習俗師古曰省費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溫也董仲舒曰春

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

五穀最重麥禾也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

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此為代田歲易畝非歲易田也代田與區田同意

古法也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墮其工以附苗根

故其詩曰或芸或芟黍稷儼儼芸除草也籽附根也

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

旱能讀日耐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

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便巧之為利如此畝不便巧

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

善者倍之善者之為利如此畝不善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

功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

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稼養苗狀君臣之用心于民如

此蘇林曰為法意狀也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趨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

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

庸輓犁能者之虛心如此不虛不能不虛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

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

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宮墻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守離宮卒間

無事因令墾地為田也此時未有形家者言幸不受其排擯生于郭璞之後者難矣課得穀

皆多其勞田畝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豈有無賞

而能成所欲成者乎韋昭曰命家謂受爵命一爵謂父土以上令得田以田優之也師古曰今力成反

又教邊郡及居延城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田卒也是後邊城河

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農政全書卷之八 終

文化庫

